

仰望星空

鲍鹏山 著

Baopengshan's Writings

诸侯争霸 诸子争鸣

诸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诸子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察古人之全，惜乎贤圣不明

道德不一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有限公司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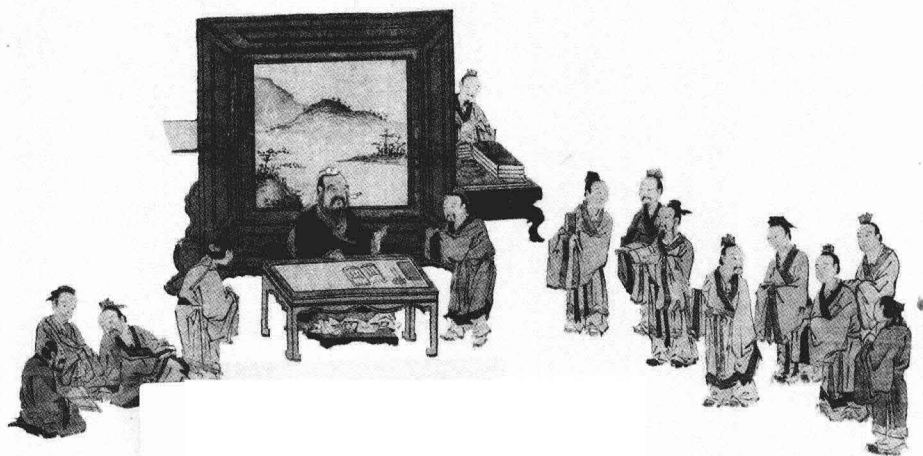
百家讲坛

BAIJIAJIANGTAN

Yanqiang Xingkong

仰望星空

鲍鹏山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仰望星空 / 鲍鹏山著. —合肥:黄山书社,2011.8

ISBN 978 -7 -5461 -2012 -6

I. ①仰… II. ①鲍… III. ①先秦哲学 - 通俗读物 IV. ①B22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4595号

仰望星空

鲍鹏山 著

策划人:任耕耘 赵国华

责任编辑:张向奎 屠涛 代立媛

责任印制:李磊

封面设计:艾博堂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0551-5859551

开 本:700×1000 1/16 印 张:13.25 字 数:163千字

版 次: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61-2012-6 定 价:2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再 版 序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这是孟子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基本评价。圣王之权没有了，诸侯自以为王；圣王之义没有了，诸子自以为是。

所以，这时代，两类人最活跃：诸侯和诸子。诸侯争霸，诸子争鸣。

诸侯争夺的，是子女玉帛，土地城池，以至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以至于孟子破口大骂：率土地而食人肉，善战者服上刑！

诸子争鸣的，是仁义礼法，天道人性。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惜乎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以至于庄子仰天浩叹：道术已为天下裂。

争霸的结果，是，天下版图尽入于秦；争鸣的结果，是，天下学术终于法。结果是悲剧，过程却被历史一再回味。

此书也是回味之作。

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人多喜欢谈古论今。论今者多不平，谈古者多寂寞。

愿以此书叩寂寞而求音。

鲍鹏山

2011年10月30日

秋高气爽，心旷神怡，序于偏安斋

目录 CONTENTS

001 再版序

文化罨粟

003 神出鬼没的老子

007 治大国若烹小鲜

010 倒退的历史

012 不敢为天下先

016 柔弱胜刚强

020 身随心去

人类之子

025 孔子长相颇怪

027 崩溃的时代

029 更为伟大的力量

035 更为伟大的事业

038 仁为己任

041 天不灭斯文

047 哲人其萎

冒犯天下的叛徒

051 勇是一种危险品

056 墨子的身世之谜

- 058 向帝国挑战
- 061 墨子眼里无周王
- 063 呼唤新世界
- 066 “文化大革命”

儒门护法

- 073 道统中的地位
- 074 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
- 076 由仁心到仁政
- 084 性善论
- 088 孟子的障眼法
- 092 内圣了就可以外王吗
- 096 伦理学上的大命题
- 097 好骂人的大丈夫

看守月亮的树

- 105 清洁的精神
- 107 在僻处自说自话
- 109 濠梁之辩
- 111 激情与超脱
- 115 一而不党

王者之剑

- 121 谁认识公孙鞅
- 123 内刻刀锯之刑
- 124 外深铁钺之诛
- 127 有功无德
- 130 国家只要一种民
- 133 消灭私人空间

135 收拾弱者的手段

140 作法自毙

哲学乡愿

145 身份意识

151 从道到器

155 幕僚心志

159 人性恶

163 给暴君松绑

我花开后百花杀

171 韩非与老子、庄子、荀子

174 坦然指点人性之丑恶

177 君臣不同利

180 道德与人性

183 权力与人性

185 私学之死与韩非之死

千古一鼠

193 机会主义者

196 国家恐怖主义

200 猫和老鼠

202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206 再版后记

文化 婴粟

WENHUA YINGSU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

——《老子》第三十七章

神出鬼没的老子

关于老子，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开始叙述：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老子是南方的楚人，又在北方的周为官，做周守藏室之史，长期浸淫于北方，可以说，老子的思想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结合的产物。难怪他的思想包含着巨大的激情，同时又如此抽象、理智，甚至冷酷。

司马迁接着叙述了有关老子的两件事：一是孔子到周去，曾向老子问礼。老子告诫孔子要去掉骄气与多欲，去掉傲慢自得的神色与过大的追求。孔子回来后，用“龙”来向学生描述他见到的老子，可谓推崇备至。而《孔子世家》记的则是二人分别之时，老子对孔子的临别赠言，其中两句很发人深省，是一种老于世故人的口气：

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意思是说，做儿子不要在父亲面前坚持自我；做臣下不要在君主面前坚持自我。这“有己”，我译为“坚持自我”，包含有“自作聪明”，“比父亲、君王聪明”，“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等内容。做儿子、做臣下，在父亲面前、在君主面前有自我，显得比他们还聪明，是不招他们喜欢的。老子是深察人性的缺点的。

还有一件事是有关《道德经》成书的记载。司马迁说，老子居周

既久，见周之衰，就准备离去。当老子骑着青牛要出函谷关而去时，被关令尹喜挡住了。据说尹喜也是周之大夫，是一个隐德行仁的高人。他预先望见有紫气东来，知道将有真人经过，便留意观察东来人，果然迎得老子。尹喜对老子说：“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你要从人间隐退了，在你远行之前，为我们留下你的思想吧。

司马迁接着叙道：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看司马迁说老子，一开始语气颇坚决自信，籍贯、姓氏、官守都言之凿凿。但在叙完老子出关，“莫知所终”以后，突然又变得不自信而自疑起来：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

老子是老莱子？老莱子是老子？更可疑者，司马迁这位反对“言不雅驯”的人，竟说出这样荒诞不经的话来：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司马迁大约也是被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弄得神经兮兮了，才说出这样他自己历来反对的“昏话”。这还没完，老莱子我们还没弄清呢，他又说起了一个“太史儋”：

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看来，司马迁这回真的是彻底地糊涂了。只好叹口气，说一句圆场的话：

老子，隐君子也。

是的，老子的生平对我们而言，是无始无终的：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尤其是他的终点，更是成为哲学史上的一大悬案。一般人的一生，以死为终点，而他则没有死，只有“隐”，只有“出关而去”。他自己说“出生入死”，敢情他的出关，是在另一个时空的再生？

确实，对我们而言，他只是离席而去了。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他不是一个死者，而只是一个“缺席者”。我们在讨论自然、社会和人生时，一直给他保留着席位，一直在引用他的思想。什么时候他能姗姗而来，直接参与我们的话题？

后来，还有一个说法，说他一生下来就满头白发。我以为这不仅是有关系他个人经历、心灵与智慧的隐喻性象征，更是有关我们这个早熟民族的心灵与文化的深刻隐喻。他的职业，“周守藏室之史”实际上也可能是一个隐喻，与前一个隐喻是一个因果系统——我们历史悠久，饱经风霜；我们少年老成，老奸巨猾。

老子是一位令人望而生敬的人，他智囊般硕大的头颅内包含着无比深刻的人生智慧；他还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人，他额头上密密的皱纹中隐藏着太多的阴谋与陷阱。他神奇地出现在我们民族的孩童时代，昙花一现，然后又神奇般地远遁他方。在夕阳的余晖中，他骑青

牛，执麈尾，晃动身影，出关而去，弃故土如弃敝屣。描述他的行踪正可以用这样一个词：神出鬼没——出如神迹，没如鬼杳。

他是一位深谙历史的学者，“周守藏室之史”，就是周王朝政府档案馆的馆长。那时的政府档案馆中所保存的文献，不外乎就是史官们记事、记言的史书，是王朝的大事记，是诸国的争斗书；是你死我活的兴与亡，是此起彼伏的盛与衰；是阴谋与权变，是杀戮与残忍，是眼泪与狞笑，是尔虞和我诈。他整天关在阴冷的屋子里读这些东西，能不“一篇读罢头飞白”？难怪他“生而发白”。这些东西成为他了解和理解社会、人生的感性材料和基础，成为他哲学的依据和指控人类文明的证据。

对于某些人来说，人类集体的经历和创痛会成为他自己个体的感性体验，老子正是这类超人中的一个，他生在那么多既经的历史之后，正是历史的一个晦气重重的遗腹子。面对着“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的历史血河，他怎能不由美少年变为鸡皮“老子”，并在他额头上深深浅浅密布的皱纹中，埋下与阴谋、与冷酷甚至与残忍难分难解的智慧？班固说，道家出于史官，是有感而发吧。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那岂不是在说，读史使人少热情而多冷静，少诗意而多理智，少幻想而多现实，少天真而多心机，少童心而多老猾，或者更直接地说，读史使人衰老，使人世故？

看多了罪恶，不是与世同浊，心肠随之冷酷；便是脱胎换骨、超凡入化，蜕化出一颗大慈大悲的心灵。综观老子的遗著，好像他这两者兼而有之，犹之乾坤始奠之前的混沌宇宙。他的大慈悲，就是“无为”；他的大冷酷，也是“无为”。他弃人类于原始生态，岂不是大冷酷？他返人类于天地自然，岂不是大慈悲？

在他为我们留下的“五千精要”（刘勰对《道德经》的评语）中，除了谈到了宇宙的生成构成，还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点：一曰

治国，二曰处世。

老子的著作是有名称的，这和其他诸子著作统以作者姓氏加“子”命名者不同。他著作的名称就叫《道德经》，或者根据《德经》、《道经》之先后又叫做《德道经》（马王堆出土的竹简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何谓德？一物之所以为一物谓之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特殊属性；何为道？万物运行之规律谓之道。所以，老子研究的、感兴趣的，是较为纯粹的哲学问题，是对客观具象事物的抽象。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治国的方法，也就是班固所说的道家特别重视的“君人南面之术”。可他的治国之术，实在是简单，用他的话说，就是简单到“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如同炒一碟小鱼而已！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治国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殚精竭虑地去做什么，而是只要我们把现在正干的事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就是了：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不崇尚贤才，从而使百姓不争夺；不看重难得的财货，从而

使百姓不做盗贼；不让百姓看见能引起占有欲的东西，从而使百姓的人心不乱。所以，圣人治理天下，是让人民心灵空虚而肠胃充满，志向卑弱而筋骨强健。让人民经常处于无知识无欲望的状态，从而让那些智者不敢有什么作为。实行了无为，就是无所不为了。

一口气说出八个“不”字，四个“无”字，听起来就是摇头摆手避之唯恐不及，口里一连串的“不不不……”和“别别别……”这是对现存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盘否定。为什么“不尚贤”？因为贤是人的智力、能力和德行的总和，是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贤”的坏处在于它是“有为”的工具，人越贤，闹的动作也会越大，潜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世界上，很多坏事都是那些“有能力”的人做出来的，很多的祸都是他们闯下的。被历史与现实的无穷变幻与无数鬼脸弄得心惊肉跳、神经兮兮的老子渴望宁静，那种远古的无争无夺的、无知无识的、无是无非的宁静。所以老子要“不尚贤”，还要“不贵难得之货”。“货”是什么？是人人都欲得的物质享受。“货”的坏处在于它刺激了人的欲望。这“货”与“贤”相辅相成。据段玉裁的解释，“货”乃辗转易手之财，“贤”则是由“多财”引申而出的人之多能。故而，“货”是所争的目的，“贤”则是争夺的手段。货越贵，人就越要去争；人越贤，争夺就越激烈，阴谋就越周密，用心就越机巧。所以老子说“圣人之治”应该是“虚其心而实其腹，弱其志而强其骨”。“虚其心”、“弱其志”就是使百姓心志空虚，无所欲求，安于现状。这当然是“愚民政策”，但客观地说，老子这种“愚民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和榨取，而是他真的认为这样的“愚”乃“淳朴”的表现，是“赤子之心”的真实体现，是道德的人与道德的社会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能让人民“实其腹”、“强其骨”，老子毕竟比“率兽食人”（孟子语）的统治阶级要仁慈得多了。

“使夫智者不敢为”，智者哪怕是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发现了上层权势者的阴谋自私与对大众利益的损害，但面对着一群肠胃充实而头脑空虚，筋骨强健而心志卑弱的大众，他还敢呐喊么？他也只有彷徨于无地吧？

所以，鲁迅才有这样的疑惑：一个铁屋子里一群人昏睡以待死，而有一两个人醒来了，这一两个人是喊叫好？还是也一同昏睡好？英国著《论自由》的穆勒也对此现象进行过描述。他说，在专制的社会里出现过并且还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但决不会出现思想活跃的大众。所以，思想家天才的思想火花只能在小范围内悄悄地传播，并自生自灭，而永不能以其光辉照亮社会的一般生活。愚昧的大众不仅是暴政的受害者，也是暴政的同伙，先知先觉的迫害者啊。而那集体的暴力正是暴君最爱调动的迫害力。

无为而治，是否定形式的“治”。那么，合理的推论是既然“无为”了，还要“统治”干什么呢？这种“治”，已经不需要“治人者”，没有了“治于人者”。也不再需要社会组织，比如“国家”等等，与此相关的道德观念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际上，老子确实是这样想的，他是当代社会及其文化观念的最大颠覆者——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
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国小民少，使得既有的各种机巧之器弃而不用，使得人民看重生死而不远徙他乡。即使有了船和车，也没必要乘；即使有了盔甲和兵器，也没有仗可打。使得人民再用起结绳记事的老办法。以其所

食为甘甜，以其所穿为美丽，以其居住为安恬，以其风俗为快乐。邻国可以互相望见，鸡犬之声可以互相听闻，而人民从少小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国小、民少，这是老子对他理想国所定的规模。实际上，这里的“国”已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它只是一些原始的自然村落与集镇。“有什佰之器而不用”、“有舟舆无所乘之”，车船什佰之器等机巧之械没有用场了，自然也就会绝迹。“机巧之械”的绝迹，有利于杜绝人的“机巧之心”。技术的世界往往影响人的心灵世界，太重智慧可能损害德性，这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几乎一致的观点。

同时，老子反对人与人之间文化上的社会组织上的联系。他要斩断这种人与人的文化纽带，让人回到自然的血缘纽带中去，回到家族中去。老子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评价极低，抱悲观的态度。所以他要人不远徙，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可见国之小），鸡犬之声都可以互相听闻，但人却必须“老死不相往来”。实际上，“不相往来”与“无为”互为因果。既然“无为”，“往来”哪有必要？既然“不相往来”了，怎么去“有为”？

倒退的历史

老子对所谓的人类文明史是否定的。他悲观地认定一切都是在堕落而不是在进步：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